

凶极恶的大恶霸，披着人皮的害人虫。常言说得好：狗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羊。

“四人帮”要害人，犹如蚊子要吸血一样，正是本性难移。

哼哼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四人帮”虽然曾经象夏季蚊阵猖獗一时，然而也终将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他们一贯与工农为敌，同工农长期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状态中，最后，只能是末日临头，黄泉路近，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裙子与旗帜

蓝天

人所共知，几年来成衣店里几乎全都积压了一种奇异艳绝的连衣裙，据说这个东西“继承”了唐、明、清三个朝代的服装“遗产”，是“时代精神与民族形式相统一”的产物。为了不致埋没天才设计师的苦心，人们称之为“江青裙”。

人们很费解，成天价忙于抓“大事”的“四人帮”，为什么竟热心于服装这样的区区“小事”？群众是那样鄙弃，为什么一定要强令推销？毛主席说：“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江青扯起裙子，招摇过市，其目的不过是要攫取她那个狭隘集团“四人帮”的功利罢了。

鲁迅在《并非闲话》一文中曾指出过，那些捣鬼装佯，暗中播弄，玩弄阴谋的人是“用裙子来做军旗”。“四人帮”虽然是故伎重演、老谱袭用，然而他们毕竟是后来居上的集大成者，真可谓把这种把戏演绝了。

就强令推销“江青裙”而言，江青扯起这面“旗子”，是为了捞取“关心妇女生活”、“妇女解放旗手”之类的政治桂冠。因为，在她看来，得到了妇女的“拥护”，就夺取了半边天；而“男人都是女人生的”，夺取了半边天，也就等于赢得了天下的人心，岂不是为“女皇登基”作了一个极好的“铺垫”吗？这当然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不过，江青等“四人帮”用裙子做的军旗，何止这一面！他们扯起“评法家人物吕后”的旗帜，目的是为了当“女皇”；扯起“代表人民利益”的旗帜，为的是做“宰相”；扯起“批大儒”的旗帜，是为反总理；扯起“巩固政权”的旗帜，是要“杀人”，要镇压人民群众；扯起“反对经验主义”、“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旗帜，是为了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扯起“批唯生产力论”的旗帜，是要整垮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让八亿人民喝西北风；扯起“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帜，是要把英明领袖华主席打成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一言以蔽之曰：扯起裙子做旗帜，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他们满以为，他们用裙子做的这些军旗是那样奇艳，那样惹眼，一定已经把人们搅

得眼花缭乱了。因此，他们就在这些裙子的遮掩下，干尽了种种坏事、丑事，干尽了种种鬼蜮行径！他们在这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的遮掩下，“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放肆地经营“女皇”的霸业，狂妄地发出了要将“新桃换旧符”的野心家叫嚣。如果说鲁迅当年鞭笞的那些“用裙子来做军旗”的反动小丑搞的是一些比较小的装佯捣鬼活动的话，那么，“四人帮”掀起裙子所玩弄的乃是特大的阴谋活动。当年那些反动人物较之“四人帮”，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怎能不叫“四人帮”沾沾自喜、踌躇满志呢！

然而，这套把戏也未免太卑劣了。用裙子这东西来做旗帜，也许能迷乱人心于一时，但也是不难拆穿的。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人民是不可欺的。搞阴谋诡计的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四人帮”妄想用搞阴谋诡计的卑劣手段来掩盖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的罪恶行径，妄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篡党夺权，那是太无自知之明了。马克思说：“手段的卑鄙正好说明了目的的卑鄙。”卑鄙的手段一旦拆穿，卑鄙的目的随之破产，“四人帮”也就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灰飞烟灭了！

漫剖江青的“我……”

范 昌 灼

“四人帮”的要员、阴谋家、野心家江青，极好贩卖嘴皮。其尤为甚者，莫过于开口闭口，言必称“我……”；狺狺呦呦，真如犬吠鹿嚎。对此，人们无不见之心烦，听之作呕，进而不禁生疑：此人为何老是那样？

“我……”类话语，繁如牛毛，然而摘剖几句，则可窥见其余，探究其心。

江青一曰：是“我在去年（六三年——引者）一次聚会上提出了京剧演现代戏问题”；“我讲过的戏，我都一道参加修改”，“我搞得苦！”

又曰：“我也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的。”

还曰：“我不是搞文艺的，我是搞政治的。”

更有甚者曰：“我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

如此云云，不一而足。乍一看，此人甚好出风头，颇爱大言不惭。可细一剖析，则远不止于此，“我”字下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江青言必称“我……”，无非是为了给自己铺建阶梯，积累“资本”，以备“登基”而已。

不是么？是“我”首次提出京剧改革，并“苦”心“修改”，“十年”方才“磨一戏”；更何况，京剧革命是“文艺革命的样板”，如此“功劳”显赫，“文艺革命的旗手”之称，非“我”则谁？难怪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也使劲鼓吹：“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是在江青一帮（包括他自己）手中出现的。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从三十年代争演赛金花到七十年代惯于卖力追求黄色、反动文艺的江青，怎能搞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呢？她那里是什么“旗手”？只不过是攫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文艺革命成果为已有的“扒手”罢了。